漢儒通義

漢儒通義卷五

番禺陳澧撰集

冠

周禮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鄭注曰親其恩成其性

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鄭注曰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

又主人戒賓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

又曰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士冠禮記

注

白虎通曰所以有冠者何冠者㡑也所以㡑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脩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紼冕

又曰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紝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姓名

何氏公羊解詁曰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僖九年解詁

昏

何氏公羊解詁曰嫁娶當慕賢者僖元年解詁

毛詩深則厲淺則揭鄭箋曰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易姤女壯勿用取女鄭注曰女壯如是壯健以淫故不可娶婦人以婉娩爲其德也集解

又儀禮注曰昏必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士昏禮注

毛詩宜其室家傳曰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

又曰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傳

白虎通曰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昏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嫁娶

又曰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禰也同上

鄭氏三禮目錄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經典釋文儀禮音義

何氏公羊解詁曰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隱二年解詁

又莊十九年傳諸侯不再娶解詁曰不再娶者所以

飾人情閑勝路

喪

鄭氏三禮目錄曰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亾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亾之耳儀禮喪服疏○白虎通崩薨曰不直言死稱喪者何爲孝子之心不忍言也

白虎通曰服者恩從內發喪服

又曰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絰箭笄繩纓苴杖爲略及本絰者亦示也故揔而載之示有喪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

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 同上

鄭氏儀禮注曰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喪服記注

又士喪禮徹饌設于序西南注曰爲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

又旣夕禮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曰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

又曰喪事主哀不主敬士虞禮注

又曰凡爲喪事略也同上

白虎通曰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崩薨

趙氏孟子章句曰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公孫丑章句下

何氏公羊解詁曰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隱三年解詁

孔氏論語傳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學而集解

鄭氏周禮注曰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春官序官

墓大夫注

又禮記注曰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曲禮上注

又曰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至於親

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祭義注

又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注曰尊者在不敢

盡禮於私喪也

祭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

虞而立主以事之通典禮八

何氏公羊解詁曰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

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

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桓二年解詁

春秋繁露曰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

乃知重祭事祭義

又曰不多而欲潔淸不貪數而欲恭敬同上

毛詩君婦莫莫傳曰莫莫言淸靜而敬至也

禮記祭義虛中以治之鄭注曰虛中言不兼念餘事

又曰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祭義注

又曰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

雜記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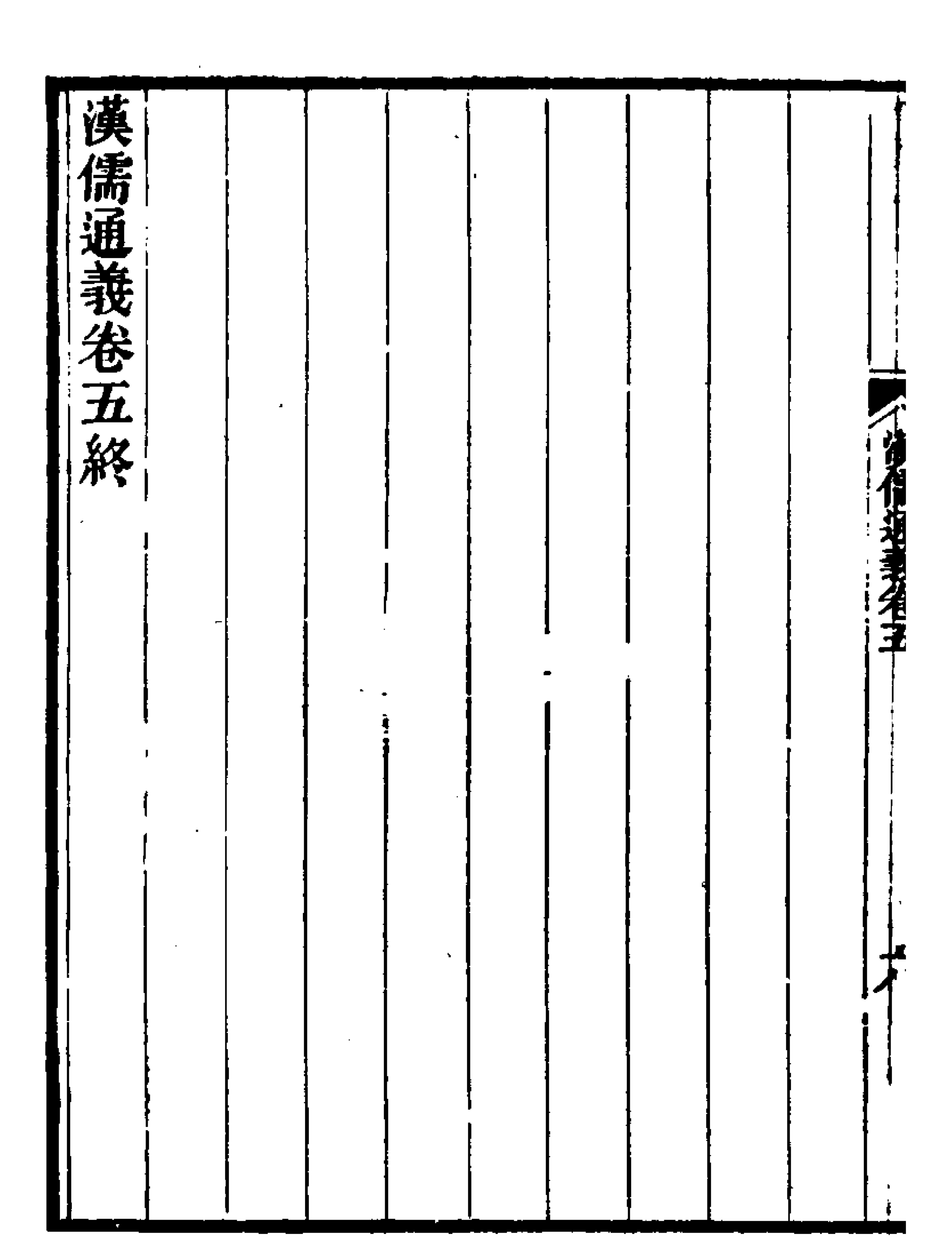
毛詩先祖是皇神保是饗鄭箋曰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饗其祭祀楚茨箋

又曰孝子則獲福信南山箋

又發公羊墨守曰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己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禮記禮器正義

鄭志曰答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按周禮設六祈之科

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同上



漢儒通義卷五終

漢儒通義卷六

番禺陳澧撰集

出處

說文曰仕學也（人部）

服氏左傳解誼曰宦學也（禮記曲禮上正義）

易履象傳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荀注曰素履者謂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獨行禮義不失其正故无咎也（集解）

周氏論語章句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鄉黨集解）

趙氏孟子章指曰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滕文公章句下章指）

又曰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同爲志公孫丑章句下章指

又曰內定常滿囂囂無憂盡心章句上章指

又曰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亾小人事也告子章句上章指

又曰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萬章章句上章指

鄭氏易注曰其進以漸則遠妒忌之害遯集解

又禮記注曰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坊記注

又曰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表記注

白虎通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京師

又曰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致仕

薛氏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注

又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章句曰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

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後漢書周磐傳注

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卷一

又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卷五

論語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氏章句曰卷而懷謂

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集解

鄭氏毛詩箋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小宛箋

又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箋曰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北風箋

又易明夷利艱貞注曰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无幹事政以避小人之害也集解

又剝彖傳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注曰陰氣侵陽上

至於五萬物盡落故謂之剝也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集解

又困德之辯也注曰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也集解

又曰君子雖困居險能說是以通而无咎也困集解

易屯象傳君子以經綸荀注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綸不失常道也集解

又曰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困集解

毛詩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序

義利

春秋繁露曰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玉英

又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卽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

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事明義以炤燿其所闇故民不陷

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養身之

韓詩外傳曰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卷一

又曰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同上

趙氏孟子章指曰廉者招福濁者速禍盡心章句下章指

又曰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公孫丑章句下章指

毛詩如賈三倍君子是識鄭箋曰賈物而有三倍之

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賈氏左傳解詁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服氏解誼同○文十八年

正義

易何校滅耳凶荀注曰上以不正侵欲无已奪取異家惡積而不可弇罪大而不可解故宜凶矣集解

行事

說文曰事職也史部

釋名曰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釋言語

韓詩外傳曰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

不失卷四

又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同上

孔氏論語傳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顏淵集解

鄭氏禮記注曰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坊記注

又曰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大學注

又曰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緇衣注

又曰人有所行當慙怖於天人也表記注

又周禮注曰事有常次則不偪匱鄉師注

又毛詩箋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四牡箋

又曰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堪其勞無將

大車箋

交游

韓詩外傳曰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卷六

又曰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强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

强禦同上

又曰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卷二

又曰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卷四

孔氏論語傳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爲政集解

毛詩傳曰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角弓傳

子夏易傳曰凶者生乎乖爭比集傳

鄭氏毛詩箋曰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抑箋

又儀禮注曰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鄉射禮注

又曰賓客之道進宜難也同上

又禮記注曰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少儀注

又曰姦相服習終或爭訟同上

又曰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表記注

又曰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同上

又曰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中庸注○又檀弓注曰不責於人所不能

又曰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祭義注

又曰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儒行注

又曰臨衆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不以道衰廢壞己志也同上

又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云云注曰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已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

孟子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云云趙氏章句曰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

又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章句曰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

又子豈好辯哉章句曰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又孟子爲卿於齊云云章指曰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

又曰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離婁章句下章指

又曰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盡心章句下章指

又曰讒邪搆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梁惠王章句下章指

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鄭氏毛詩箋曰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桑柔箋

又曰小人爭知而讓過小旻箋

又易小人剝廬注曰小人傲狠當剝徹廬舍而去周禮遺人疏

易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荀注曰獨行謂一爻獨上與陰相應爲陰所施故遇雨也雖爲陰所濡能慍不說得无咎也集解

功過

釋名曰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名明也名實事使分明也釋言語

韓詩外傳曰窮則有名通則有功卷四

又曰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卷九

毛詩傳曰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小宛傳

鄭氏禮記注曰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表記注

又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同上

又曰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唯聖人無過同上

又毛詩箋曰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氓箋

何氏公羊解詁曰功足以除惡僖九年解詁

又曰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桓十一年解詁

權變

趙氏孟子章句曰權者反經而善也離婁章句上

又章指曰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梁惠王章句下章指

鄭志曰權非禮之正權者由心通典禮五十五

春秋繁露曰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

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玉英

又曰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亾終弗爲也同上

又曰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竹林

安危吉凶禍福

鄭氏禮記注曰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禮運注

又儀禮注曰賢者恆吉士冠禮注

又易至于八月有凶注曰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則將亡故戒以凶也臨集解

釋名曰吉實也有善實也凶空也就空亡也釋言語

荀氏易注曰處高居盛必當復危既濟集解

韓詩外傳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

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卷四

春秋繁露曰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玉英

又曰人之言醞去烟鴟羽去眯慈石取鐵頸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荑生於燕橘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已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

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主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眞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郊語

又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竹林

趙氏孟子章句曰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公孫丑章句上

又章指曰改行飭躬福則至矣離婁章句上章指

又曰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盡心章句下章指

又曰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同上

禮記曲禮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鄭注曰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

生死

鄭氏禮記注曰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禮運注

又曰君子曰終終其成功（文王世子注）

毛詩交交黃鳥止于棘傳曰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

白虎通曰死乃諡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諡）

春秋繁露曰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竹林）

韓詩外傳曰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

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竝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卷一

漢儒通義卷六終

漢儒通義卷七

番禺陳澧撰集

治道

毛詩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板傳）

春秋繁露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王道通三）

尚書欽明文思鄭注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正義）

又允恭克讓注曰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同上）

又毛詩箋曰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賚箋）

又曰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有駜箋）

又曰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小明箋）

又曰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鳲鳩箋）

又曰王道尚信（下武箋）

又曰王德之道成於信（同上）

何氏公羊解詁曰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桓十四年解詁）

又曰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莊三十一年解詁）

毛詩序曰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也七月序

又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鳧鷖序

又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魚麗序

趙氏孟子章指曰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梁惠王章句下章指

又曰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隳其職乃安其身也同上

又天下之本在國云云章句曰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愼而已

先鄭周禮注曰各有所職而百事舉天官序官注

尙書大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

荀氏易注曰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睽集解

韓詩外傳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

而存矣卷二

又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卷八

鄭氏禮記注曰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中庸注

又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大學注

又曰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表記注

白虎通曰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教

趙氏孟子章句曰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滕文公上章句

又曰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同上

政事

何氏公羊解詁曰政莫大於正始隱元年解詁

又曰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同上

尙書大傳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史記天官書索隱

又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

韓詩外傳曰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卷七

鄭氏周禮注曰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夏官序官注

又毛詩綱紀四方箋曰以罔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又追琢其章箋曰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先

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

又禮記注曰政之要盡於禮之義（郊特牲注）

又緇衣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注曰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又尙書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注曰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正義）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服氏解誼曰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正義）

趙氏孟子章句曰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離婁）

章句上

又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章句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

又爲之兆也章句曰孔子每仕常爲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

春秋繁露曰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弗作而極也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故曰君子以人治

人慬能愿此之謂也（基義）

又曰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天地之行）

鄭氏箴左氏膏肓曰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左傳昭四年正義）

又毛詩箋曰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抑箋）

又曰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同上）

又東人之子職勞不來云云箋曰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

又曰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烝民箋）

又曰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民勞箋

又曰王之爲政當如原泉之流行則淸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小旻箋

又曰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同上

毛詩序曰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檜風羔裘序

又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東方未明序

又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傳曰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

之不均

又曰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小宛傳

又曰國無政令使我心勞檜風羔裘傳

任賢

白虎通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封公侯

春秋繁露曰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强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

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立元神

又曰任羣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離合根

毛詩序曰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南山有臺序

鄭氏儀禮注曰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鄉飲酒禮注

又毛詩箋曰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趾南山有臺箋

又曰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同上

又曰任賢故逸也卷阿箋

又曰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抑箋

又曰得賢人則國家彊矣烈文箋

又曰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爲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桑扈箋

又禮記注曰明君乃能得人中庸注

又周禮小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注曰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解于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

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

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卷五

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定之方中傳

又曰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有駜傳

鄭氏毛詩箋曰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鳲鳩箋

又曰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簡兮箋

又曰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衡門箋

又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南有嘉魚箋

又曰王當屈體以待賢者卷阿箋

又曰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同上

趙氏孟子章指曰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公孫丑章句上章指

又曰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滕文公章句上章指

又曰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器善惡之致不可察

哉梁惠王章句下章指

春秋繁露曰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亾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亾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

者也精華

何氏公羊解詁曰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桓二年解詁

又曰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亾隱元年解詁

鄭氏毛詩箋曰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正月箋

又曰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箋

又昏椓靡共潰潰回遹箋曰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召旻箋

毛詩傳曰臯臯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召旻傳）

又曰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相鼠傳）

趙氏孟子章句曰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其鄉原之徒（梁惠王下章句）

又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毁忠正也（同上）

韓詩外傳曰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曰令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亾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卷四）

愛民

趙氏孟子章句曰王道先得民心梁惠王章句上

鄭氏周禮注曰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鄉大夫注

又曰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撢人注

又毛詩箋曰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民勞箋

又曰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訩之心息如行平易之

政則民乖爭之情去（節南山箋）

又曰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昊天有成命箋）

又曰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角弓箋）

又尚書注曰無妄動動則擾民（史記夏本紀集解）

又尚書大傳注曰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續漢書五行志一注）

又禮記注曰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喻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

所尊亦如溺矣緇衣注

又曰民失其業則窮窮斯盜禮運注

又易注曰人君之道以益下為德益集解

何氏公羊解詁曰夫飢寒竝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幷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宣十五年解詁

趙氏孟子章指曰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梁惠王章句上章指

又曰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梁惠王章句下章指

毛詩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無衣傳

又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園有桃傳

又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匪風傳

孔氏論語傳曰民安則國富季氏集解

易繫于包桑京氏章句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亦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喻集解

韓詩外傳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

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飢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卷三

又曰無使下情不上通同上

又曰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卷四

又曰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為用弗為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亾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亾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闇不亦難乎卷五

春秋繁露曰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亾俞序

財用

何氏公羊解詁曰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成元年解

論

荀氏易注曰尊卑貴賤衣食有差謂之理財（繫辭下集解）

鄭氏禮記注曰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檀弓上注）

又周禮注曰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外府注）

又曰玩好非治國之用（大府注）

又易注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後漢書王符傳注）

又毛詩契契寤歎哀我憚人箋曰譚大夫契契憂苦

而痛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

韓詩外傳曰禍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卷五

春秋繁露曰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

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度制

又曰利者盜之夲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夲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天道施

春秋隱公五年公觀魚于棠何氏解詁曰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

又桓十五年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解詁曰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

趙氏孟子章句曰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梁惠王上章句

學校

五經異義曰韓詩說辟雝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雝者取其雝和也詩靈臺正義

韓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薛氏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後漢書邊讓傳注

鄭氏禮記注曰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學記注

又王制樂正崇四術注曰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

又曰造士注曰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

又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曰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

又毛詩箋曰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思齊箋

又儀禮注曰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大射儀注

又曰圖以多德行道藝爲榮鄉射禮注

白虎通曰若既收藏皆入教學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辟雍

毛詩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菁菁者莪序

又曰亂世則學校不脩焉子衿序

禮樂

毛詩傳曰禮樂不可一日而廢子衿傳

何氏公羊解詁曰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

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鍾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隱五年解詁

春秋繁露曰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

之玉杯

孔氏論語傳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子路集解

鄭氏周禮注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大司徒注

又禮記注曰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樂記注

又曰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同上

又中庸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注曰言作禮樂者必

聖人在天子之位

白虎通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禮樂

韓詩外傳曰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卷五

又曰禮者治辯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卷四

又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卷一

又曰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

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亾無日矣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同上

毛詩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又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傳曰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鄭箋曰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

又傳曰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伐柯傳

趙氏孟子章句曰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 [滕文公章句上]

又章指曰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 [盡心章句下章指]

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鄭注曰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

又曰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 [土均注]

鄭氏禮記注曰禮許儉不非無也 [曲禮上注]

又曰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燕義注

又曰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月令注

又曰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仲尼燕居注

又曰鏗鏘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樂記注

又曰樂由人心檀弓上注

尙書大傳曰樂者人情之所自有也通鑑綱目前編三

春秋繁露曰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楚莊王

何氏公羊解詁曰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

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官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通流精神存甯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隱五年解詁

先鄭周禮注曰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大宗伯注

又曰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同上

白虎通曰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禮樂

又曰樂尙雅何雅者古正也同上

五經異義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禮記樂記正義

法度

鄭氏禮記注曰聖人制事必有法度深衣注

又毛詩靡聖管管箋曰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

尚書大傳曰禦王極於宗始鄭注曰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

說文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寸部

何氏公羊解詁曰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僖二十年解詁

先鄭周禮注曰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大宗伯注

春秋繁露曰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

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肎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度制

又曰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爲治以貧爲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同上

又曰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服制

鄭氏周禮注曰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大司徒注）

又曰權衡不得有輕重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合方氏注）

教化

鄭氏禮記注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經解注）

又曰教由孝順生也（祭統注）

又曰教化之夲尊賢尚齒而已（鄉飲酒義注）

又曰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中庸注）

又曰民知禮則易教（禮運注）

又曰民之從君如影逐表（緇衣注）

又毛詩箋曰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上之化下不

可不愼角弓箋

孔氏論語傳曰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子路集解

趙氏孟子章指曰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愼其所以爲名也告子章句下章指

韓詩外傳曰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

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卷五
春秋繁露曰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
又曰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保位權
又曰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深察名號
趙氏孟子章句曰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離婁章句

上

鄭氏毛詩箋曰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都人士箋）

白虎通曰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五刑）

毛詩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賞罰

春秋繁露曰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爲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

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旣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保位權

又曰考績絀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擥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

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考功名）

又曰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達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

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

之聖人（威德所生）

又曰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格合根）

何氏公羊解詁曰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

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隱三年解詁）

韓詩外傳曰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

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卷三）

又曰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

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

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

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脩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姦宄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訟獄

何氏公羊解詁曰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

年解詁

尙書大傳曰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太平御覽刑法部五

鄭氏周禮注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小司寇注

又曰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同上

又曰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

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長比注

春秋繁露曰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精華

刑法

說文曰㓝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廌部

鄭氏三禮目錄曰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周禮司寇疏

又周禮注曰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于象魏布憲于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

寇縣書則亦縣之于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布憲注

又曰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司救注

又禮記注曰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緇衣注

又曰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王制注

又毛詩雨雪瀌瀌見晛曰消箋曰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

公羊莊十二年傳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何氏解詁曰重録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

宋氏易注曰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能伏物噬嗑集解

趙氏孟子章句曰爲天理民王法不曲盡心章句上

又曰當愼行大辟之罪梁惠王章句下

春秋繁露曰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爲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陰陽義

又曰天出陽爲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基義

韓詩外傳曰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卷一

軍旅

韓詩外傳曰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員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强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卷四

尙書大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儀禮鄉射禮記注

鄭氏周禮注曰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大司馬注

又曰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

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小司徒注

又易王用三驅失前禽注曰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爲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道左傳桓四年正義

又尚書注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詩大明正義

又禮記注曰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

少儀注

白虎通曰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大夫也三軍○何氏公羊襄十九年解詁曰禮兵不從中御外

又曰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同上

毛詩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采薇傳

何氏公羊解詁曰積聚師衆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桓十三年解詁

又曰兵者爲征不義不爲苟勝而已哀九年解詁

又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桓七年解詁

又曰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僖元年解詁

鄭氏論語注曰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衛靈公集解

救災

白虎通曰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災變

鄭氏尚書大傳注曰維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

以示人也（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

又毛詩箋曰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瞻卬箋）

春秋繁露曰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必仁且知）

又曰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二端）

又曰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同類相動）

何氏公羊解詁曰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僖三年解詁）

又曰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僖十六年解詁）

防亂

釋名曰治値也物皆値其所也亂渾也（釋言語）

易既濟象傳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荀注曰六爻既正必當復亂故君子象之思患而豫防之治不忘亂也（集解）

春秋繁露曰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度制）

又曰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

之詩春秋之時春秋之志也法仁義

鄭氏禮記注曰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注禮運

又尚書注曰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亾之道詩鄭風羔裘正義

又毛詩箋曰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敬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亾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桑扈箋

韓詩外傳曰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

隆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亾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卷二

又曰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亾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亾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己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

是以後車覆也（卷五）

又曰道存則國存道亾則國亾（同上）

又曰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卷六）

毛詩傳曰治日少而亂日多（苕之華傳）

又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桑柔傳）

趙氏孟子章句曰國無禮義必亾（離婁章句上）

又章指曰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滕文公章句下章指）

漢儒通義卷七終

先生昔著此書錫燕在廣州與校讎之役嘗手鈔一本攜歸長沙近以夷寇陷廣州城來省先生於橫沙村舍適此書刻成乃覆校一過而書其後焉先生早年讀漢儒書中年讀宋儒書實事求是不取門戶爭勝之說以爲漢儒之書固有宋儒之理此書所錄如說文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公羊何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卽濂溪太極圖說之意其與程朱之說同者尤不可畢舉讀者當自得之此書初稾凡三千條而删存者止此此固在精不在多然亦有有意删之者兩漢諸儒之書如

孟京易說存者寥寥猶采錄一二而馬融之說則不采也其於一家之書何氏公羊注則采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癈疾則不采也其於一字之義白虎通訓臣為堅則采之說文訓臣為牽則不采也此於人品學術及今世之弊各有微意存於文字之外至於所采錄者則意義明顯矣其排比次第取一義之相屬尤取兩義之相輔如傳述篇采春秋繁露孟子趙注二條兼而存之無偏尚之弊蓋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說會萃精要以成一家之書而其論撰之意嘗為錫燕言之宜附記於後且錫燕此行得見先生於

亂離之際而此書又得刻成尤不可不記也時戊午
七月弟子長沙胡錫燕謹書於橫沙之崇雅樓

粤東省城西湖街
富文齋承刻刷印